

ELLERY QUEEN MYSTERY MAGAZINE

群众出版社

美国《奎因》杂志悬疑小说选

〔美〕珀西·斯珀拉科·帕克 等著

本书所选作品引领世界悬念小说的潮流

坐收渔利



ELLERY QUEEN MYSTERY MAGAZINE

群众出版社

美国《奎因》杂志悬疑小说选

[美] 珀西·斯珀拉科·帕克 等著

楼迎宪 魏清光 孙开建 林文华 等译

坐收渔利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坐收渔利 / (美) 帕克等著; 楼迎宪等译. —北京:
群众出版社, 2006.2

(美国奎因杂志悬疑小说选)

ISBN 7-5014-3649-5

I. 坐… II. ①帕… ②楼… III. 侦探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06659 号

坐 收 渔 利

著 者: [美] 珀西·斯珀拉科·帕克 等

译 者: 楼迎宪 魏清光 孙开建 林文华 等

责任编辑: 张 蓉

封面设计: 章 雪

责任印制: 连 生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(010) 52173000 转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 编: 100078

网 址: www.qzchs.com

信 箱: qzs@qzchs.com

印 刷: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本

字 数: 402 千字

印 张: 16.875

版 次: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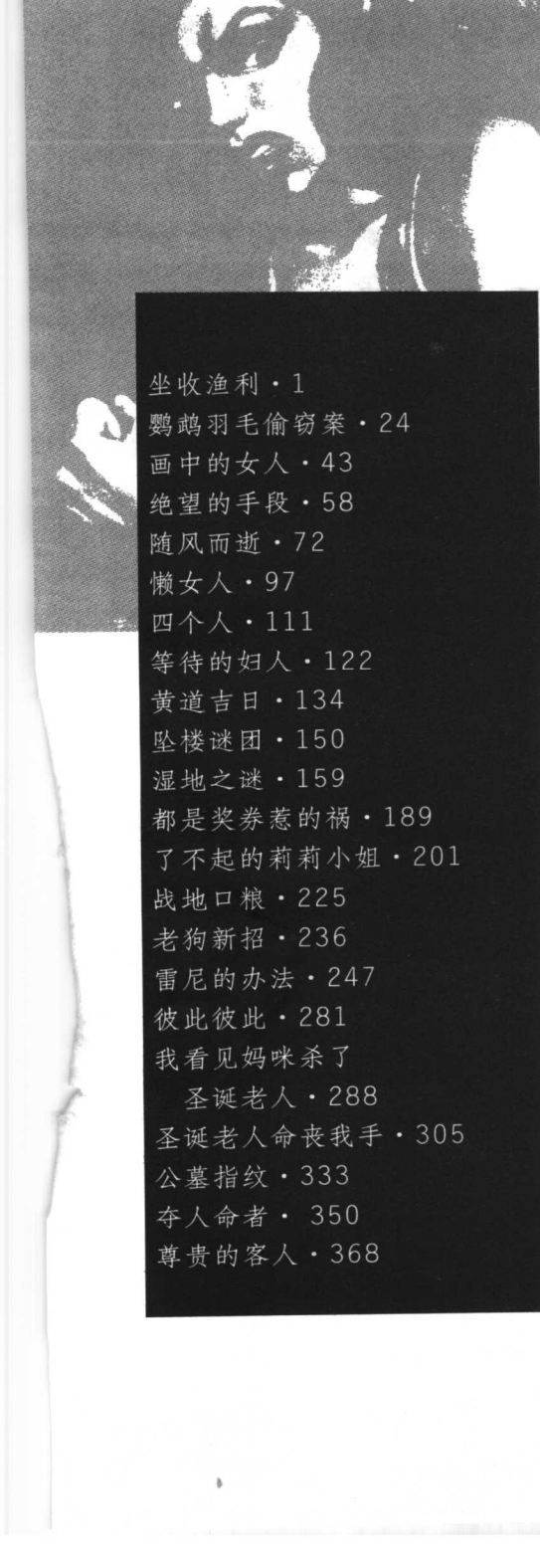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: ISBN 7-5014-3649-5 / I · 1546

印 数: 0001—6000 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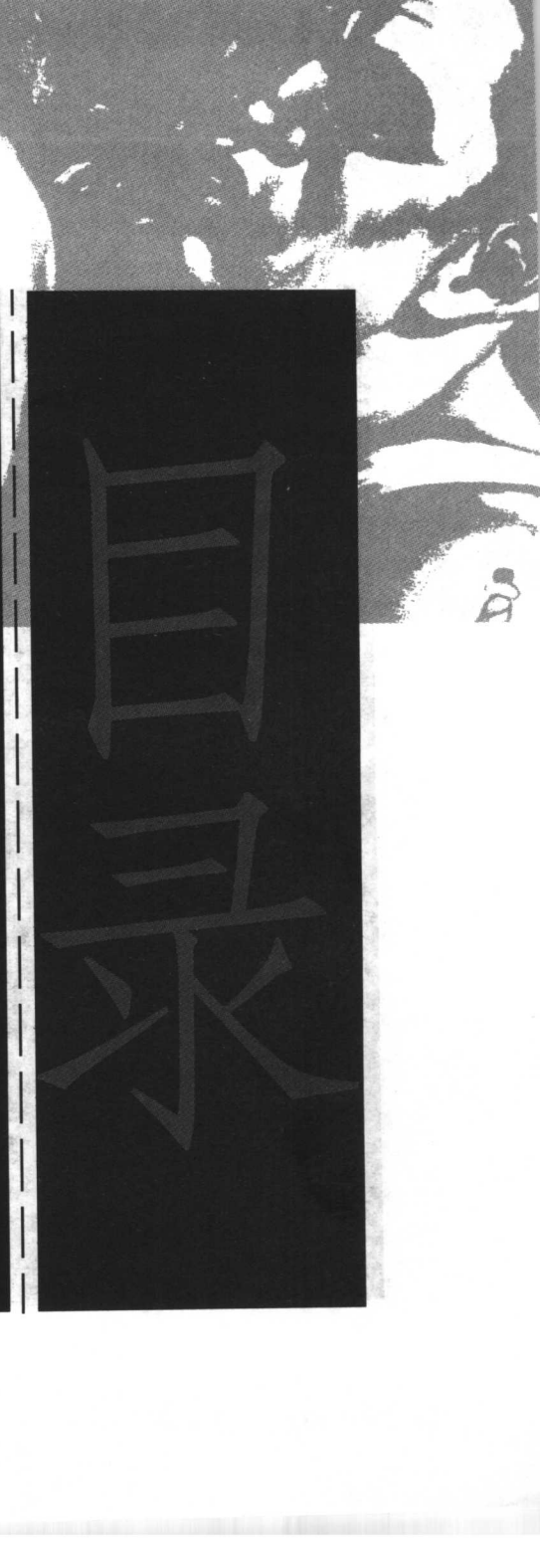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29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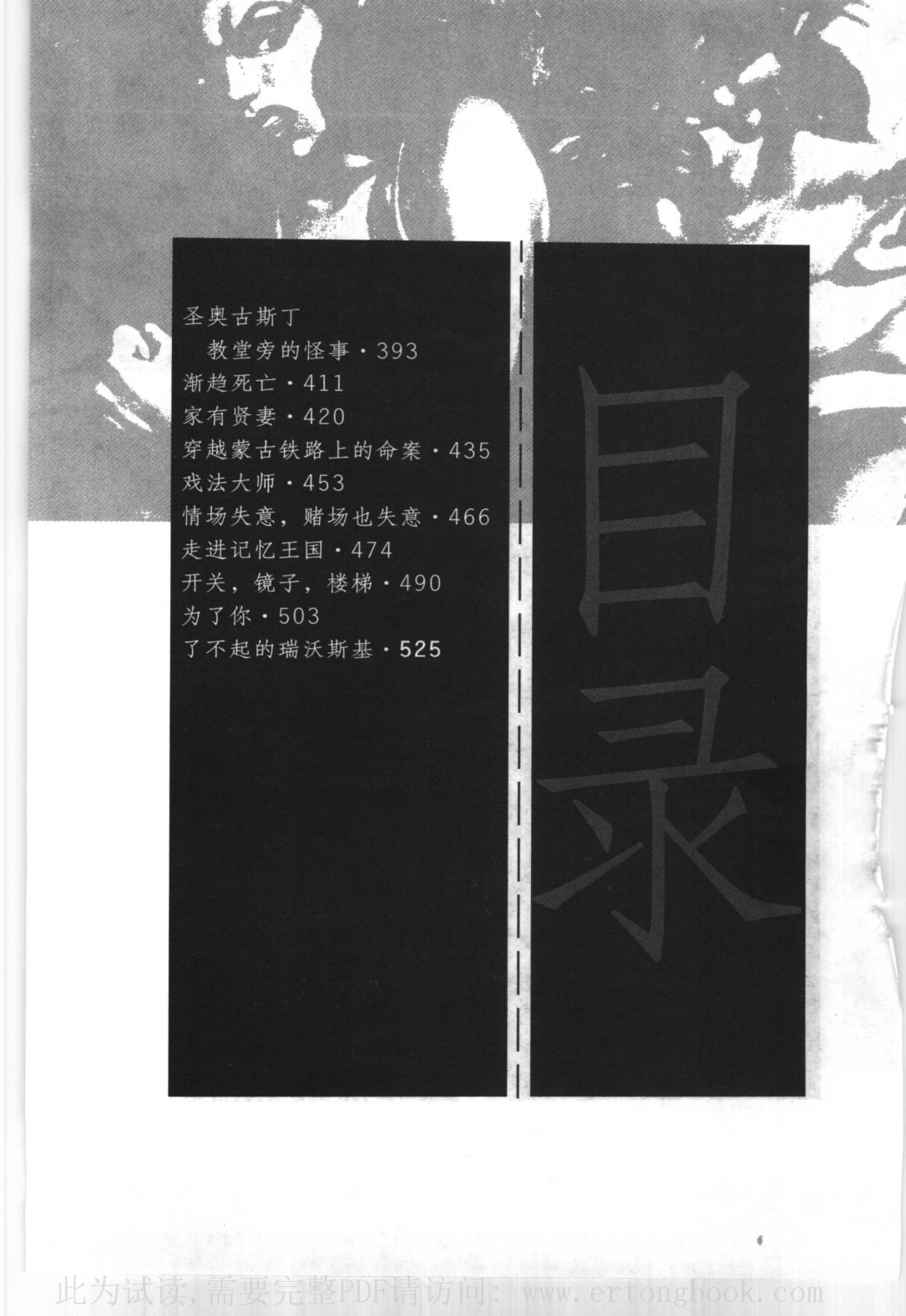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。



坐收渔利 · 1
鸚鵡羽毛偷窃案 · 24
画中的女人 · 43
绝望的手段 · 58
随风而逝 · 72
懒女人 · 97
四个人 · 111
等待的妇人 · 122
黄道吉日 · 134
坠楼谜团 · 150
湿地之谜 · 159
都是奖券惹的祸 · 189
了不起的莉莉小姐 · 201
战地口粮 · 225
老狗新招 · 236
雷尼的办法 · 247
彼此彼此 · 281
我看见妈咪杀了
 圣诞老人 · 288
圣诞老人命丧我手 · 305
公墓指纹 · 333
夺人命者 · 350
尊贵的客人 · 368



目录



圣奥古斯丁

教堂旁的怪事 · 393

渐趋死亡 · 411

家有贤妻 · 420

穿越蒙古铁路上的命案 · 435

戏法大师 · 453

情场失意，赌场也失意 · 466

走进记忆王国 · 474

开关，镜子，楼梯 · 490

为了你 · 503

了不起的瑞沃斯基 · 525

目录



坐收渔利

珀西·斯珀拉科·帕克

魏清光 译

彪形大汉布尔·本森从一辆没带警徽标志的警车后排座椅上被拖了出来，双手铐在背后。拽他的这位探员很年轻，皮肤白皙，连头发也几乎是白的。就是他将手铐卡到布尔手腕上的，布尔的粗手腕还真令他费了不少力气。

这位年轻探员闯进位于布尔设在布尔半岛酒吧的办公室，这个酒吧几乎占了本森旅馆的整个底楼。他麻利地亮出警徽，宣布：“本森，跟我去一趟警察局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到了那里丹托内警官会告诉你的。”接着亮出了手铐。布尔被戴上手铐拖出酒吧，拉进了警车。

这几年布尔和伯特姆·丹托内打过几次交道，他们相互都没好感，不过也没什么大的过节。这主要是由于布尔住在城南，而丹托内负责西郊片区。五个月前丹托内才调来穆尔大街。

布尔来穆尔大街有多少次了？谁也说不清，这要比猜糖果罐里糖果的个数难多了。他也坦言，大多数时间都是被警方传唤来的。他对那里很熟悉，对那里穿制服的警察和探员也很熟悉。有几个警察想和他打招呼，看到他戴着手铐，欲言又止。布尔和这里的警察打交道，涉及的面很广，但也要看跟谁打交道，有几个

像丹托内这样不好惹的，警官维恩·旺勒则跟他交情最深。原因很简单，两个黑人孩子从小一起长大，成年后才分道扬镳。

布尔被带进来时，丹托内正坐在堆满文件的办公桌后。他抬头冷笑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关上门，比利。”

年轻的探员照办了。

丹托内长着一对浓眉，满头黑色的髻发，这是父亲遗传的。黝黑的皮肤，厚厚的嘴唇则是来自母亲的影响。性格是自己养成的。“给我坐下，本森。”

最近布尔一直在减肥，即便如此，六点五英尺的身高还是有一百四十多磅。他站在那里，对坐在面前的人来说就像个庞然大物。布尔知道丹托内不喜欢自己居高临下看着他。

“给我坐下。”

布尔没有朝面前的椅子挪动脚步，而是扭着胳膊让丹托内看手铐。“这是你的主意？”

丹托内耸了耸肩。“我们就是要铐这里的‘犯人’，本森。”

“指控我犯了什么罪？”

“现在还没有，不过我觉得要让你先适应一下。比利……”

年轻的探员上前打开了手铐。布尔坐下来，摆动着双手，揉着手腕。手铐卡在水腕上一丝缝隙都没有，现在取下来舒服多了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，丹托内？”

“叫我警官，或者丹托内警官，叫哪个都可以。我是好人，而你却是人渣。不要忘了你我的身份。”

可能过一会儿丹托内就会被布尔给气得暴跳如雷。但是这次布尔却深吸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不会忘记的，警官。”

丹托内刮得锃亮的脸上绽开了笑容。“你上次见到佩珀·斯特哥是什么时候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？你要找这个小混混？”

“不是的，本森，我们已经找到他了。我们想知道是谁杀了他。”

“他销声匿迹好久了，我不知道谁干的。”布尔一脸的诚实样。佩珀额头上贴着“不可信赖”的标签。人人都知道他。他欠着城里一半人的债，还对另一半人撒谎。和他打交道简直就是冒险，还总是折本。他臭名昭著，很难想像有人会不知道他。

“早晨我们在 57 街凯锡酒吧后面的垃圾箱里找到了他。口袋里空无一物，身上没有手表或者其他值钱物。我们想可能是抢劫火并了。”丹托内右手把玩着手枪，枪口对着布尔。“就开了一枪，子弹穿过脑门。你还不知道吧？”

“我是第一次听说。”布尔说道，同时用拇指和食指捋着嘴边的胡须。城里有一个由地痞无赖组成的地下网络，这些人常干些违法的勾当。布尔常和他们有来往，因此对城里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。佩珀的事他是知道的。

丹托内靠在椅背上。“对这件事你就这样保持沉默吗？本森。”

“我说过不知道就是不知道。”

“我建议你试试看。”

“我是经营酒吧和旅馆的。你才是警察。”

“他是你一伙的，本森。实际上他是倒在你后院里的。我想你也想把那帮臭小子绳之以法吧。”

“佩珀是个小混混，他开玩笑说自己早就该死了。他不是我的亲人，也不是好朋友。我没理由管这种事。”

丹托内挺直腰板，胳膊肘支在桌子上。“我刚才说了，他是你一伙的，本森。是城里的犯罪分子。好吧，要是你不愿意帮忙，我得想想你不帮忙的原因了，还有我大脑里就会浮现出妨碍

公务这样的字眼。”

“你完全是……”

“也许是的。但是在这件事上，你要么听我的，要么跟我对着干。你是大名鼎鼎的布尔·本森。你清楚本市黑人的动向，在犯罪团伙头目中名声显赫。你可以办到的，本森。我想知道自星期天以来斯特哥所做的一切：他在和谁打交道、他想干什么、他得罪了谁。明天上午告诉我就行。”

“嚯，就这？这么快？”

“你心里清楚，要是‘妨碍公务’太轻了，那要不换成‘涉嫌谋杀’？”

“我可以走了吗？”

“只要我们彼此默契，你就可以走了。要么听我的，要么跟我对着干，本森。如果你不合作，我只好指控你涉嫌此案。”

布尔走出警察局大楼，点着了雪茄烟。但是冒火的可不只是雪茄，他有好几个月没想过佩珀·斯特哥了，自己当然和他的死无关。丹托内却把账算到了他头上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一方面是因为不管有没有别的动机，他能够查到谁干的。有些人就这样：他们动用手中的权力，坐收渔利，就这么简单。

警察把他拉来了警察局，却不负责把他送回去了。他来到路口，看能否打车；这个地区出租车不是很多。是谁杀了佩珀·斯特哥呢？他差一点掏出电话簿从首字母 A 开始搜索。布尔在揣测，跟佩珀打交道的人里头，有谁会让他一下子想不起来。

人们为什么愿意和佩珀打交道？佩珀说谎、偷盗、骗人，但他也不是一无是处。他个头不高，也就五英尺六七的样子，浅褐色皮肤，脸上有雀斑，一头沙红色的髻发。他总是面带笑容，绝对看不出一点虚情假意。给他五分钟时间，他绝对有本事让一个人服服帖帖去做或不做任何事情。那么，他哪里得罪人了呢？头

上挨一枪，又被丢进垃圾箱里，这绝非偶然。

有辆车在低声鸣着喇叭。他看到一辆绿色的雪弗莱车停在了路旁，车窗自动缓缓落了下来。福里斯特·韦斯特菲尔德从方向盘后探出身来，“我猜用不着我来救你的。你是自己逃出来的？”

“不是，这次是他们放我走的。”布尔说着钻进了车里，“你怎么知道我到这里来了？”

“萨姆联系不到切特，就给我打电话了。”萨姆在布尔半岛酒吧做事，切特是布尔的律师。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韦斯最近已爬上了《挑战者日报》副主编的位置，但是他每周还是要写三期专栏文章。通过《挑战者报》，黑人们可以了解城里发生的事情。布尔把韦斯视为好友，韦斯往往会告诉他一些穆尔大街上鲜为人知的小道消息。

韦斯把宽边眼镜往鼻梁上推了推，驾着雪弗莱车上路了。

“我不喜欢丹托内那个家伙。他当马路巡警的时候我就认识他。狗娘养的，目空一切，这种人真是少见。”

“喏，我现在得和他打交道了。”

“我真搞不懂，佩珀的事为什么要找你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我也在想这个问题。也许他是借故找我的茬。”

“看来你没安稳日子过了哦。”

“的确是这样。”布尔回答道。他好长时间就这么想了。布尔是一个地道的赌徒，尽管纳税时他没有将此作为职业申报。他经营着自己的旅馆，银行里有存款，还在不少地方参股。但是生活对他从来没顺当过，对他来说就算不是危机四伏，也是磕磕碰碰。有时因为朋友被牵扯进来，有时是对手陷害，警察就躲在暗处等着他上钩。是的，真是不安稳的日子，但这就是他的生活，

他已经习以为常了。

“自从警方发现了佩珀的尸体，我们就有专人负责报道。一有进展，我就告诉你。”

“多谢。我不知道丹托内想达到什么目的，但关于佩珀的任何细节对我都有用。”

韦斯耸了耸肩。以前告诉布尔自己的工作就是把人们的所作所为记载下来然后登报，他说得有点太轻描淡写了。但布尔也知道韦斯不是那种凭感觉做事的人。他的专栏文章既有思考又有分析，而且还会连载刊出。

韦斯让布尔在布尔半岛酒吧前下了车，还说晚上迟些时候再和他碰面或者第二天共进早餐。共进早餐好像更合布尔的意，他们分手时说好第二天九点半相见。

布尔走进来时，萨姆·德夫林正在吧台后面。萨姆老了，看上去好丑。额头上的头发已经掉了好多，黝黑的皮肤紧紧地裹着头盖骨。他从来没胖过，骨瘦嶙峋，现在明显背更驼了，步伐也不如以前灵活。

“警察又在玩把戏？”萨姆嘴角叼着根牙签，问道。

“丹托内警官正在偷着乐呢。”

萨姆把一小杯老爷牌烈酒呈到布尔面前。“还没等警察带你走，我就给切特打电话了。他正在出庭，他的秘书说派一位助手过来。我不知道如何是好，就给韦斯打了电话。”

“我碰到韦斯了，可能切特的助手到的时候我已离开了。只好打电话给他秘书要他们回来，告诉他们是一场误会。”

萨姆点点头算是做了回答。他们共事好多年了。想当年，萨姆处处对布尔照顾有加，教他怎么玩牌。布尔后来打下的江山，多亏了萨姆相助。萨姆在布尔半岛酒吧做事拿的工钱，与自己对布尔的帮助相比简直微不足道。

“你看这件事会和佩珀的死有关系吗？”萨姆问。

布尔正要举杯一饮而尽，他停下来听萨姆说下去。

“你走后贝贝和柯蒂都打电话来。问你是否听说了佩珀的死。他们说早晨从垃圾箱里把他拖出来的，头部中弹。”

虽说这次有点滞后，至少地下网络还在起作用。“嗯，是这样的。”他说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随后朝自己的办公室走去。

布尔坐下来整理文件，这是丹托内的手下来时耽搁下的。然后就坐在那里无事可干了。他要静下来想一想。他不知道是谁杀了佩珀，也不想知道。但丹托内会找他的麻烦，他可以不理丹托内，随他怎么威胁；或者搜集足够的信息，将之丢到丹托内的案头，但这也不一定能保证丹托内会放过他。这可真是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。

布尔给维恩打传呼，对方立刻就回话了。

“听说你来警察局了，很抱歉没能够见到你。”

“这件事你做不了主，维恩，你得帮我。”

“警官跟我讲过了，好像还很自鸣得意。”

“嗯，他还威胁我。对了，你对这件事了解多少？”

“不多，只知道是小口径子弹，可能是22口径的，近距离开的枪。”

布尔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佩珀向他炫耀25型银白色手柄自动手枪的那一幕。那大概是一年前了，佩珀说他有几十支要特价卖出。

“他是在别处被杀，又转移到垃圾箱里来的。”维恩接着说道，“法医说他死于大约午夜12点，几小时后被丢进垃圾箱。”

近距离开枪说明佩珀和凶手认识，但是也不能就此妄下结论。陌生人也可能在大街上靠近行人，然后突然开枪。

“丹托内为什么要把这种事摊到我头上？”

“无非是给你找点事做。”

“嗯，看来我要忙碌了。”布尔说道，心里很不情愿。他讨厌强迫自己做这种事情，他根本不想介入，“有人同科拉接触过吗？”

“我一直在和她接触。警官和比利·温盖特在处理这个案子。我正好认识她，就叫她到停尸间来辨别死者身份。并不是警察局里有的警察干不了这事，而是因为她是佩珀最亲近的人，我觉得让她来辨认尸体要比让警官的亲信来做更容易。”

布尔从来没想到过这一点。自从他认识佩珀和科拉以来，这两个人就一直生活在一起。他们真的是一对矛盾复合体。佩珀是个小混混，他这一生中正当职业从来没正儿八经地干过半年。科拉在闹市区的通用保险交易所做夜间守卫，据布尔所知至少有十年了。她几乎比佩珀高一英尺，比他重足足有一百磅。佩珀骨瘦如柴，她臃肿富态。佩珀总是面带笑容，她却永远撅着嘴，因为她左嘴角有个疤，这是她小时候被狗咬留下的纪念。

“她怎么说的？”

“布尔，你知道科拉的性格。她向来不会待人热情。”

“她向你透露最近佩珀都干些什么了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她说佩珀从来不说自己干什么，她也不过问。”

许多夫妇都是这样；还有许多人不喜欢同警察打交道。布尔没再和维恩在电话里啰嗦，只是要了科拉和佩珀的地址，还说随后再和维恩核实。

刚挂断电话，布尔的手还没从听筒上拿开，电话又响了。另外一个底细彻里·T在向他报告佩珀死了。布尔向她致谢，并要她一有新消息马上告诉他。

佩珀和科拉的住处靠近斯奈德大街的一幢三层楼的顶楼。

从布尔的旅馆到他们的住处大约隔着二十五个街区（当然要看怎么数了），发现佩珀尸体的地方正好介于二者之间。丹托内说佩珀被丢进了布尔的后院，那是夸张。

听到布尔的敲门声，科拉打开了门。“布尔。”科拉点点头说道。

“科拉，听到佩珀的死很难过。”

“嗯。”她说道。嘴角皱起的疤痕好像在把双唇往嘴里拉，这使得她吐字不清。

布尔走进来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台投影电视，屏幕至少有五十英寸。棕褐色的皮沙发塞满了房间的其他地方。毫无疑问，这是佩珀的战利品。

“请坐。”科拉说道。她穿着牛仔裤和套头衫，脚上穿着拖鞋。连她这样的块头，穿上这身衣服都有点宽松。“你喝点什么？”

“我来这里是看看有什么我可以帮上忙的。”布尔说着坐到了沙发上。沙发是高档皮革制成，沙发垫子坐上去很舒服。零售价至少要三千美元，他猜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佩珀要花这么多钱。

“我没事的，布尔。我为佩珀买了保险。我足以料理佩珀的后事。我这里有苏格兰威士忌、伏特加……对了，还有波本威士忌。”

她对一切都看得很淡，说话慢声慢语的，惟一能够看出她情绪变化的就是红眼圈，表明她是哭过的。

她不再问了，而是给他端来一只旧式的酒杯，往里面倒了半杯加冰波本威士忌，自己来了杯柠檬汁兑伏特加。在沙发另一端的地上放着一只手提箱。科拉把手提箱挪到一边，坐了下来。

“我在整理佩珀的东西。”她说着又推了一把手提箱。科拉停顿了片刻，又说道：“布尔，谢谢你的好心。但是我知道你在这里

的目的不是来帮我的。”

布尔将酒杯轻轻碰了一下科拉的酒杯，喝了一口，说道：“警察在和我过不去。他们认为我很了解佩珀，其实却不然。我认为你可以帮帮我。”

科拉呷了口酒，晃动了一下酒杯里面的冰块，又喝下一大口。“我给你或者他们帮不上忙的，”她说道，“佩珀从来不跟我说他做些什么，我也从来不过问。”

“科拉，我跑来也不是没有一点把握。喏，我相信佩珀不会把他的行踪一五一十向你汇报，但我也同样不相信你真的置若罔闻，竟然对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。”

科拉怔怔地看了他好久，嘴角的皱纹更深了。科拉又喝了口酒，然后把酒杯放回到面前的茶几上。“可能就如人们猜测的那样，是抢劫。”

“嗯，可能。”

科拉又踌躇片刻。“佩珀和‘米利五点’在做生意。我不知道是什么生意。他只是说是一笔大生意。”

“米利五点”的真正名字是米尔福德·波茨，是城南一个刚发迹的赌徒。他几年前才在城里冒出来，开始赌得很小，他什么都赌，并且输了不赖账，这令他名声渐响。追随他的人也越来越多。但要是别人欠了他的钱，他也要催对方马上还。

“佩珀和他打交道多久了？”

“有几个月了，可能还要长。”

“他在做什么，你真的一点不知道？”

“一点不知道。我想，这只是佩珀的另一项计谋。布尔，你知道的，他诡计多端。我想让他把心思用到好地方，为此我努力了好几年，他就是改不了。”

“你上次看到佩珀是什么时候？”

“昨天晚上，大约九点，就在我要去上班的时候。”

“他有什么异样吗？有没有说什么？”

科拉摇摇头，伸手去拿酒杯。

布尔不知道她有没有隐瞒什么。找到她就是一个突破口，更重要的是她认为佩珀的死和“米利五点”有干系。

“米利五点”在狭长的 88 商贸区开了家炸饼店，是一间临街的小铺面，夹在一家宠物店和一家美容店之间。布尔走进来的时候，里面有四位客人，两位坐在窄小的柜台前的凳子上，一人把着一边；一对夫妇依偎在一张餐桌旁，一共就有三张餐桌。

“今天想吃点什么，先生？”一位年轻的女招待问道。她身材娇小、栗褐色的皮肤、褐色的眼睛亮晶晶的、面颊露出两个酒窝、头发蓬松着，浆洗过的金黄色制服上有个姓名标签，上面写着“万尼奎卡”。

“米利在吗？”

坐在布尔左边凳子上的家伙扭动了一下身躯。除了看到他占了那么大块地方外，布尔对他倒没十分在意。

“出什么事了，布尔？”是特洛伊·埃利森在说话。他是米利的得力手下。要是米利想要一份报纸，特洛伊会马上心领神会朝报摊跑去。要是米利想吃三明治，附近又没有饭馆，别人刚要动心思去买，特洛伊可能已经在买回来的途中了。

“生意怎么样，特洛伊？”

“马马虎虎。”特洛伊掉了一颗门牙，鼻子好像摔过好多次，看上去长得不是地方。他和布尔块头差不多，但是比布尔年轻，可能也更壮。他们两个还没较量过。特洛伊从凳子上下来，点了点头。“来吧，米利在里面。”

“我不能先吃点炸饼吗？”布尔问道，还回头看了一眼万尼

奎卡。她面颊两个酒窝上挂着害羞的笑容。

“当然可以，”特洛伊吃吃地笑道，“给他端上来，孩子。”

布尔以前在小房间里工作，现在“米利五点”把持着办公桌的一端，他和特洛伊在另一端，好像还有充足的空间来防止他们发生碰撞。

“再次见到你很高兴，布尔。”米利说着伸出手来同他握手。米利手指细长，但是却很有力。他的眉毛像胡子那样浓密，剃着光头，两耳嵌着宝石耳钉，很是抢眼。“你什么时候有空好让我捞本啊？”

“你说了算。”布尔回答道。大约是一个月前，在费利克斯开的炸鱼巷酒吧后面的房间里，两个人赌扑克牌，几轮下来两人不相上下。最后两次布尔占了上风。米利离开时说输了有六百美元。

米利靠在椅背上，面带笑意。“不，你太心急了。我要先和特洛伊赌，他赢不了我的。”

在场的人都笑起来，特洛伊笑得最响。

“那么，布尔，你来的目的是？”

“想吃点甜食。”布尔说着，拽了一下餐巾，咬了一口万尼奎卡端来的肉桂饼。

“你不用上门来吃的。我叫特洛伊给你送一打过去就好了啊。”

“记住了，下次我会的。”布尔说着把肉桂饼放到餐桌上。闲扯不是布尔的特长。他又说道：“警察今天早上从垃圾箱里拖出了佩珀的尸体。”

“死了？”特洛伊问道。

“子弹正中脑门。米利，有传言说你和他有瓜葛。”

米利耸耸肩膀。“可能有，也可能没有。警察知道是谁干